

略論公共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

閱讀部份有關文獻後的初步認識

沈寶環

一、「圖書館應該有多大？」

提出這個問題的是相玉教授(MiChael K. Buckland)，這位傑出學人是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圖書館學研究院院長。他是現代圖書館學理論的權威，他的寫作篇篇精彩，讀後必有所得，因此也是我列為必讀的文獻。去年我去美國出席美國資訊學會年會，手邊只帶了一本書——柏克蘭著圖書館服務的理論與實務(註①)。我的原意只打算略為翻閱，以消除飛行旅途的沈悶。結果在去程中我無法釋手，將這部名著從頭到尾細讀一遍，回程時我又邊看邊想的重讀一次。我覺得他的思想每每比其他學人的觀點更為深入、新穎，好像他永遠走在時代的前面，他的文字表達能力更是與眾不同，常常有神來之筆，使讀者有畫龍點睛、豁然貫通的感受。

在本書中論及圖書館服務的基本問題時，柏克蘭提出一連串的問題(註②)

- 為甚麼置書館間彼此會不相同?
- 為甚麼圖書館的使用不能提升?
- 圖書館如何繼續存在?
- 使圖書館良好(Library goodness)的因素是甚麼?
- 圖書館應該有多大?

從表面看柏克蘭所提出的幾個問題，除了

最後一項涉及館藏，前面幾題似乎和館藏發展政策扯不上太直接的關係。那麼，我為甚麼要多此一舉引用柏克蘭的文字?如果略加注意更會發現下列特徵:

- (1)、這些問題，並不特別，人人會問，但是很少人問。
- (2)、這些問題，因為通俗，人人會答，而且答案不同，到目前為止，還找不到標準答案。
- (3)、柏克蘭只提出問題，並沒有提供直接的答案。

柏克蘭為甚麼不肯直接答覆自己提出來的問題?站在他的立場，則是一個寫作日的、方法和技巧的問題;站在我們這些讀者的立場，則是一個讀書方法的問題。柏克蘭的整本著作就是答案，他寫圖書館的理論和實務的哲學就是安排在以這些問題為中心的基礎之上。阿特勒(Mortimer J. Adler)在講閱讀方法時，曾經指出:「當你讀書時，要讀兩行字的中間(Read between the lines)。我們的文字也有「字裏行間」之說，柏克蘭將圖書館服務的幾個基本問題放在前面以原始與動機(Origins and Motivation)為篇名的一章中是有深意的。我認為，閱讀本書的正確方法是將這些問題記在心裏一面思想一面細讀。

柏克蘭的為作方法獨樹一格，他喜歡以迂

迴辯置的文字散發讀者的思想，同時間接的表達自己的主張。在提出「圖書館應該有多大？」時，他說：「合理館藏(Optimal Size)」這個問題，我們有理由期盼它成為圖書館文獻的一個中心議題。但事實並非如此，相反的，我們只看到缺乏理論基礎的研究，討論若干類型圖書館的最低限度館藏而現在流行的觀念「並沒有取得共識」以為「大就是好」(Bigger is better)。很少文獻直接研討「合理館藏」，又是為了甚麼(註③)?至於他所提其他幾個問題，雖然沒有責截了當的和館藏發生關連，但是圖書館事業的理論和運作都是互相呼應的和整體的。因此柏克蘭的這些為作似乎可以列入有關館藏發展的文獻。

二、館藏發展問題重重

1. 質量之爭

在論及館藏發展政策時，紐西蘭奧克蘭大學圖書館長杜瑞(Peer Durey)指稱：「有關館藏發展政策的若干基本構想正在遭受不斷的質詢，其最顯著的檢討就是針對著「大」就是「美好」(Big is Beautiful)(註④)。前迷的柏克蘭在解釋「大館思想(Large system)時說：圖書館方面對於「大」的觀念實際上非常簡單，「圖書排在書架上，讀者無論是個別的或多人，能夠在書架上找到某一本書或是更多的圖書資料」(註⑤)。基於這種理由，圖書館一向不願承認追求「量」的增加是館藏規劃的目標，而是以加強「服務」為大量採購的擋箭牌。杜瑞接著說：「誰也不能否認「質」、「量」並重的道理，但不幸的「量」經常被誤導

為「質」的同義字，在實際運作時『量』成為業績成效的唯一量表」(註⑥)。這種意見深獲格來斯登(Joan Gladstone)的支持，在圖書館員的藝術一書中，她說：「量的追求，多年來困擾著圖書館採辦部門，『量』是容易計算的，但不應用為評估價值(Value)的標準」(註⑦)。

談到館藏發展，圖書館員常有進退維谷，舉止失措的感覺。一方面館藏不可能無限制擴張，甚麼程度是上限?這點將在以後說明;另一方面圖書館設立的目的乃是為了服務，麥士曼(Vigi F. Massman)說：「圖書館採購新書的政策必需要與當前知識生產的速度並進，圖書館要繼續存在必需要不斷採購新穎圖書資料，否則會不像圖書館而成了一所陳舊的檔案室」(註⑧)。韋伯(William H. Webb)同意「圖書館當然要成長」，但他認為現在的真實情況是圖書館不可能無限期的大量增加館藏(註⑨)。這兩篇卓越的論文都登載在歐尼(Jerrold one)的紀念論文集集中，但是圖書館員似乎祇看得見麥士曼的文字。

就館藏的成長而論，圖書館員幾乎一致認為增加書藏是他們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Divine Right)。希格曼(Norman Higham)引用恩耐特(Brian Enright)的驚人之談：說：「圖書館員對於肆意拓充館藏的態度是任何解釋或表示身不由己都是不必要的，如果有人懷疑那就是粗鄙不當的(barbaric and indecent)行為;館員同仁之中如果有反對拓張書藏的聲浪都會被看成圖書的敵人，圖書館界的吉士林(biblio thecal quisling(註⑩))。杜瑞則不

像恩奈特用詞尖銳。他以諒解的口吻說圖書館員的處境是相當值得同情的「很顯然的對大多數提出的要求，圖書館表示同意，說。"yes"比對競爭性要求在詳細評估後，不得不拒絕其中一部份而說"no"要容易得多(註⑩)。過去不久圖書館經費充足，羅森伯倫(Joseph Rosenblum)曾經以進化論的觀點將圖書館事業的變動分類為三個時期，而指出1960年代是採購工作的黃金時期。由於那時經費充裕，圖書館採辦工作可謂予取予求(註⑪)。因此讀者推薦圖書時圖書館幾乎照單全收，近年以來，受到經濟不景氣影響，文教經費遭受削減，對於圖書採購，圖書館已是有心無力。然而，圖書館員早已已經養成點頭說「好」的習慣，現在他們幾乎不知道如何對讀者說「NO」(Lost the art of saying NO)。說到此處，他的口氣轉為嚴厲，他指控一般的圖書館員的心態有點偏差，只會想到「成長」「拓充」，解決問題時只是要求增加人員、經費和書藏(註⑫)。狄因(John Dean)則站在另一個角度批評圖書館員，他說：「圖書館員對於圖書館館藏大小和成長的關心還趕不上對空間不夠的關切」(註⑬)。

3· 環境的壓力

二十世紀末期資訊社會的來臨

完全改變人類的生活，奈斯畢(John Naisbitt)在大趨勢一書中指出：每天有六千到七千篇科學論文出現。

- 科學和技術資訊現在每年增加13%，也就是說每五年增加一倍。

因此他斷言「資源匱乏不是問題，被資源淹沒卻是大問題」·「而我們雖被資訊淹沒，

卻渴求知識」(註⑭)。前述的韋伯在奈斯畢之前就提出類似的觀點。他說：「在公元二千年時，我們所處的社會會每件事越來越多(More of everything)，更多的圖書、期刊學報，更多的專業，更多的檢索便利，更多的學生」。我還要加上「更多的資訊需求，更多的讀者」(或使用者)。他指由每件越來越多的原因在於強調這些事的「多」反而使原來希望達到的目的卻越來越遠。茲選擇性的列舉卻份如下：(註⑮)。

- 越來越多的資訊但知識的取得卻相對的越來越少(More Information and less knowledge)。
- 越來越多的有關資訊的知識，但對使用者的支援卻相對的越來越少(More Knowledge about information but less help for the user)。

奈斯特和韋伯的觀察似乎都和資訊爆破有關，華特森(Elizabeth Watson)卻不吝歡運用這個我們習以為常的名詞，她說用「爆破」字樣來形容一個幾十年來不斷運作的現象是不通的。資訊的問題應該看成兩個循環圖(Cycle)：(註⑯)

- 需求循環Demand cycle—
- 圖書館企圖儘可能滿足以及因應讀者的資訊需求。
- 由版循環Publication cycle—

新知識的出版、收集、儲存以及運用。

就華特森看來在出版循環方面，圖書館完全沒有控制。韋伯的觀點略有不同，他認為圖書館員在館藏規劃時，應該在預算判斷和予以讀者主題支援(subject Support)之間求得平衡

(註18)。他是以經濟觀點來看出版循環的，這點不足為奇，圖書經費縮水而書價飛漲是當前西方國家圖書館界天下第一號問題。英國圖書館學專家席魏爾(Philip H. Sewell)，就是因為經濟的理由力主資源共享的。在他所寫的資源共享一書中，他專設一章討論經濟因素(Economic Factors in Resource Sharing)。

他指出：「根據英國在1977年舉行的調查，在以往15年之中，圖書期刊出版的成長率增加4%。同期中，期刊學報的平均打訂費由4英鎊漲價到30英鎊，每冊圖書的書價也由1英鎊提升到5英鎊」(註19)。我國情況完全不同，一則在經濟世界的領域我國一枝獨秀，再則政府和民間都重視文教，國家預算文教部份逐年增加，若干圖書館採購經費不足(例如若干文化中心圖書館)，是地方議會預算分配問題，而不是基於經濟的考慮。

4· 讀者的需求

圖書館是為讀者而設立的，因此滿足讀者的資訊需求成為圖書館的主要課題。這種理論講來容容易易，實行時卻是難上加難。柏克蘭認為親問題就出在「需求」(Needs)這兩個字，他指出下列可能情況(註20)

- (1) 讀者看不出來自己有這種需求，或是不知道圖書館可以幫助他滿足這種需求。
- (2) 讀者知道自已的需求，但是沒有採取利用圖書館的行動。
- (3) 讀者不能表達自己的需求，開口提出的「要求」(Wants)並不是他的本意。
- (4) 讀者利用圖書館的企圖沒有成功，圖書館不能滿足他的需求。(例如借不到某一本書)。

前面(1)、(2)、(3)三點是廣於讀者研究(User study)的範圍，圖書館參考館員與讀者之間的對話和溝通是圖書館常用的方法。第(4)點則與館藏有關，也引起若干爭議。柏克蘭聲稱讀者借不到書的反應不外(註21)

- 到另一所圖書館去碰運氣。
- 向朋友借閱。
- 自己購買。
- 放棄借閱的念頭。

圖書館方面可能的因應：

- 多買複本。
- 縮短出借某一本書的時間。
- 將書放在指定參考書架，不由借，只供館內閱讀。
- 設置出租本(Rental Copy)，收取租金。

柏克蘭不過是陳述一些可能的現象而已，並不表示他贊成這些意見，他的真正意向是指出圖書館的服務並不是像我們一向強調的「不需代價」(Free)。讀者為了取得資訊常常要花費時間奔走，甚至情緒受到影響，這些都是「非金錢式的付出代價」(Nonmonetary expressions of price)，何況有時還要真正的繳費(如罰款，Rental Copy的租金)。

為此，勞林森(Nora Rawlinson)主張圖書館多買複本，以因應讀者需要，「讓他們不必花時間去等待」(註22)。墨茲(Jean Barry Molz)則較婉轉，她說「館藏發展的工作就是把讀者需要圖書放在架上，而且要時就可以找到」(註23)。換句話說，她贊成採購複本，讀者借去一本，架上還有拷貝。勞森林和墨茲的理想，美國巴爾的摩縣公共圖書館(Baltimore county Public Library簡稱BCPL)

付諸實踐，此一圖書館採購多數讀者閱讀的圖書資料，而供應足夠的複本，使讀者可以快速的取得自己要找的資料，而不是提供廣博範圍 (Broad)，學科分散(Diverse)的書藏。這就是所謂「使用者導向」"User-Oriented。和「供應者導向」(supplier-Oriented)思想的分野。彭其杜·(Vena L·Pungitore)對於這種觀念和運作不以為然。他說：「這種作風損傷了圖書館的令譽，也使得代表圖書選擇工作抬不起頭」(註24)。夏耳(F·A·sharr)很感嘆的說：「很久以來，圖書館具的精力完全放在館藏和科技方面，他們忘記了真正應關心的是讀者」(註25)。

三、相關文獻中各方的意見

1. 有生命有機體的特徵

基於圖書「館動」、「變」的本能，我曾一再提出圖書館是有生命的有機體的理論。為了便於說明請參閱附圖：

TB-10t.pv 市立圖書館

生命的要素 Elements of Living Organs	圖書館比類活動 Matching Actions of Libraries
誕生	圖書館的建立。
組織	圖書館的編制。
繁殖	分館的設置。
新陳代謝	以新書代舊書，新版代舊版。以較好的書代替不合用的書。
吸收	購買新穎合用的圖書資料。
消化	圖書整編程序。
排泄	消除陳舊、過時的圖書資料(Weeding)。
細胞	經過整理上架的書刊，各有其相關位置(Relative Location)每一冊書在書架上及書單中的地位，相當於細胞。
成長	書刊的增加(西文稱之為Growth of Collections而不用Increase，實具有深意，育目的標準則為漸形成長，有計畫的選購才可達到平均成長的目的。)
保健	館章秩序整潔的規程、空氣的流通、溫度的調節、光線照明的注重、消防圖書等於檢。
血液循環	圖書的流通、出納。
自衛	出納控制、防盜與安全設備。
群性	館際合作、資源共享。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生命的要素中，「成長」(Growth在圖表中看來好像只是要素之一。實際上，成長與每一要素都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因此，「成長」儼然成爲生命要素的重心，有生命的有機體不斷「成長」，然而「成長」是否有限制?此一問題有下列答案：

- (1) 有生命的有機體的成長有限制—世界有史以來，生物體型最龐大者爲恐龍。時代雜誌1991年10月28日報導，兩棲恐龍(Seismosaurus)身高140尺，體重90噸。
- (2) 以人而論最高之人爲莫三鼻給人 Gabriel E. Monjane身高245.7公分;最胖之人爲美國人T·J·Albert Jackson體重407公斤(金氏世界紀錄)。我國小說中有「這秦瓊長大，生得身高一丈，腰大十圈……」(隋唐演義P·29)之語，因是小說誇大，不足爲憑。
- (3) 前述(1)、(2)只是身材體型的敘述，有一定上限，但智慧知識的成長，在有生之年是無限成長的，因此成長不限於肉體。
- (4) 人類滿了生存，有保健的行爲，身體成長到某種程度則希望停止，減肥、節食等方法應運而生。

圖書館是有生命的有機體，自然也有成長到甚麼程度的問題。前述的革來斯登說：「取代過去充滿脂肪，肥肉腫脹的圖書館(FatFloated Libraries of the past)，我們期盼肌肉結實充滿男性健康活力的圖書館(Lean muscular libraries)出現。這樣，未來的日子才好過」(註26)。恩耐特甚至於措出圖書過份拓張是圖書館所患的不治之症，他在定名爲「書病」(Bibliothanasia)的論文中說圖書館所

收藏的圖書如果達到汗牛充棟的程度，圖書館就會生擁擠不堪無法呼息的病(Oclothanasia)最後不免死亡death by overcrowding)(註27)。

2. 多大算大?多小算小?

女性爲了保持美好身材，常留心自己的三圍:男士想要身強體健也不斷測量體重，這樣才有自知之明以決定飲食熱量和是否應當減肥。圖書館也有體積大小的問題。彭其杜在公共圖書館學一書中說「過去企置將公共圖書館的大小根據人口、服務地區以及若干標準將圖書館分類的企圖並不成功，甚至將圖書館大致區分爲小、中、大三級都很困難」。有人將服務25,000人以下的圖書館稱爲小館(Small Library)，但是在這個範圍內有些圖書館只對500人民服務·每週開館不足20小時只能僱用兼任館員，和那些服務20,000人口，每週開館60小時館員有三四人之多的圖書館沒有相同之處。薛吉(Donald J·Sager)對中、大型圖書館也有類似的觀察，他說美國有2,620個中型圖書館(Medium-sized library)服務人口在10,000到99,999人之間，此類圖書館情況極爲分歧，都市圖書館和鄉鎮圖書館有顯著差異。至於大型圖書館(Large-Sized library)美國共有234所，大多爲都市圖書館，服務人口在100,000以上，這一類型圖書館雖不像中型圖書館個別差異顯著，但服務500,000人口以上的超大型圖書館似應另外組成一類而稱爲主要圖書館(Major urban libraries)。彭其杜的結論是所謂小、中、大不過是比較性字樣，如果依據這種標準將公共圖書館依分類組合討論共同問題是沒有用處的(註28)。

3. 「不變成長」(Steady-state)

有關館藏規模的討論自970年代的後期開始，到史迪遜(Colin Steele)由主編不變成長、零成長與學術圖書館論文集時達於高潮。何謂「不變成長」?當美國男女兩性相悅，尤其是青少年墜入愛河，山盟海誓永不變心，時稱爲go steady。至於state一字只能譯爲情況或情勢，我覺得採用「不變情況的成長」，因此譯爲「不變成長」。更因爲「不變成長」究竟是我「一家之言」的翻譯，本文後面都用原文steady-state。

(1) steady-state的界說

甲、根據美國圖書館學會術語字典的解釋，當館藏成長淘汰廢書數字等於登記新書時的情況，稱爲Steady State(註29)，其同義字爲零成長(0growth)與無成長(NO-growth)。

乙、狄因則認爲steady-State和Zerogrowth之間有程度的差異。他說:「Steady-state是以負面較少(Less Negative)比較模糊(More ambiguous)的字樣來形容Zero growth (註30)。

(2) Steady-State的來源

甲、借用的名詞Steady-State爲工程人員廣泛運用的名詞，其原意指調整人造系統的輸出與輸入以達到平衡的境界。又在天文學方面，則爲形容宇宙元始及性質的理論，在這兩種學科方面，Steady-state都與經濟無關。

乙、圖書館學的意義

圖書館學借用Steady-state這個名詞乃是

近年的事，其運用完全是基於經濟的考慮(註31)。Steady-state的觀念在小型公共圖書館

以及較大圖書館系統的分館流行，麥士曼的評語是「運用極為成功」(註32)。

(3) Steady-State理論產生的原因

促成steady-State理論的背景有三：

甲、減少費用的需求。

乙、對於圖書館館藏無限制拓充予以某種程度限制的需求。

丙、提高服務的需求。

(4) Steady-State的運作

Steady-state的構想，實際上並無新奇之處，不過是爲了保持圖書館的青春、活力的一套保健方法而已。其運作的項目有三：

- 吸收新穎有用的貨源——採購工作 acquisition
- 淘汰相等數量的廢物——消除工作 weeding
- 保持館藏穩定的體型——維護工作 preservation

甲、運作的步驟

從表面看Steady-state的運作很清楚的分為三個階段，如下圖：

第一步 增加資源
(選擇與採購)



第二步 減少資料
(淘汰與清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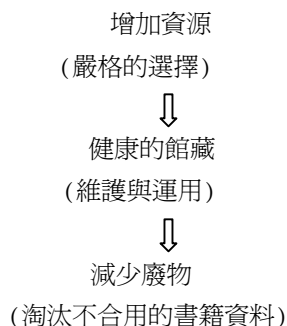
第三步 維持相當穩定的館藏數字
(館藏維護)



圖表A

這種觀念並不正確，因爲資源的增減是實際工作的手段，而維護相當穩定的館藏是目的。

合理的解釋應如下圖：



圖表B

乙，運作的真諦

主張Steady-State的人士認爲圖書館藏的成長應該有個上限，到某種程度就不應該無限制的拓張。華特森(Watson)是從讀者服務的觀點來看Steady-state的，她說：「這不僅僅是一個經濟的問題，而是一種理想的設計克制圖書館。如果將運作安排在提供資訊的便利而不是斤斤計較書藏數量的多少，其功能一定能真正發揮」(註33)。狄因進一步的說：「所謂Steady-state的觀念就像英國農村裡面，永遠保一定貯量的米倉(ever-nomal granary)。在圖書館的情況裡，採購和淘汰書籍的數字是平衡的，使館藏量維持不變」(註34)。換句話說，Steady-State也就是控制成長，通常較大的圖書館比較難於接受成長控制的觀念，圖書館愈小愈容易爲未來設計，因此比較容

易接受Steady-state。

丙·運作的要素和特徵

Steady-State的理論是完全針對館藏規劃的原則而來，因此，對於館藏發展的三大要素「採購」(acquisition)「淘汰」(weeding)及「維護」(preservation)都有相當程度的討論。但不及於細節，我想這是由於研究的重點在於「為甚麼」？而不是「如何做」的原因？基於這個理由，本文無意重述他們的意見以節省篇幅。有關這些方面的研究，讀者最好閱讀我國青年人吳明德教授的名著館藏發展的第四章「圖書選擇」與第七章「館藏淘汰」，其中有極為精闢的見解可供參考(註35)。

Steady-state派學者大而化之不談細節的作風和我不願贅敘，惜紙省力的心態並不表示 steady-state 的觀念沒有可取之處，值得一提的有下列三端：

首先主張Steady-state的學者頗有自知之明，他們承認學術的研究還在起步階段，對於讀者個別使用需求以及科技設備將來可能扮演的角色所知有限，Steady-state理論的前途充滿未知數(註36)。

其次，主張Steady-State的學者認為自給自足的大館思想已經成為歷史的陳蹟，因此，他們力主館際合作·資源共享(註37)。

其三，主張Steady-state的學者並不積極盲目的推銷他們的產品，他們甚至建議若干有意實行館藏控制的圖書館採用選擇性的部份 Steady-state(註38)。

四、公共圖書館館藏發展問題的管見

圖書館究竟應該有多大？姑無論這個問題有沒有答案，在實質上乃是以普通的口語探討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的問題。由於圖書館，尤其是公共圖書館有保存文化（也就是知識）產品的責任。因此，所謂館藏發展政策的主要內涵是典藏(preservation)——保存(preserve)、整理(processing)文物以便讀者使用(use)。顯然的，資訊時代的圖書館既不可能，也無必要儘收天下群籍，狄因(Dean)指出，圖書館所面臨的是一個選擇問題，圖書館應該保存那些圖書資料。他說：「知識範圍如此廣博，選擇其中一部份就必需放棄另外一部份」(註39)。這是實情，我們沒有反對這個觀點的理由。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圖書館不可能無限制的繼續擴張下去，因此Steady-state(我譯為「不變成長」)、零成長(Zero-growth)，無成長(No-growth)的理論紛紛出現，其中以Steady-state的最受注目。Steady-state化是以「經濟」和「使用」二者併重的立場來考慮館藏問題。我不願意浪費篇幅討論前者，但對於「使用」的觀點卻甚感興趣。提由Steady-state的學者以「用」的立場來處理「如何吸收有用途的資源(Selection)」和「如何清除無用，過時的落伍資料(Weeding)」，在「用」的方面他們不僅重視現在有用圖書資料而且將眼光放在將來可能有用(Future use)的資源。更進一步的研討有記錄的使用資源(如出納統計)和未經記錄的使用資料(如Browsing)之間有無關係(註40)。換言之，圖書館資源中，每一單項(item)都應發揮它的功能。如何決定一本書將來是否有人會用，杜式威(Richard Truse-well)

建議，從某一本書上次流通的時間可以看出若干端倪(註㉑)。簡應(A·K·Jain)則比較慎重，他提出兩種方法來決定「用」的型態——選擇某一本書，注意它在一段相當長時間之內的運用情況，這是抽樣法，或是在一段較短時間內所有圖書的使用情況，這是普查法(註㉒)。這些方法雖然比較科學和客觀，但在時間和人力上都頗不經濟。

就淘汰無用陳舊資料而論，提出steady-state的學者並沒有提供與眾不同的特殊見解，但是他們不太重視空間(Space)的觀點卻值得我們注意。雷諾(Bernad Naylor)在討論Steady-state與館際合作時指稱：「在英國館際合作的活動中，對於空間的考慮完全不重要，近來美國圖書館界雖然逐漸有注意空間問題的存在，但是也不認為有甚麼了不起的嚴重」(Space problem is not seen as imperative) (註㉓)。「這種看法是因為她們認為到了二十一世紀空間問題會自己解決，因為紙的脆弱使得書籍的壽命拖不太久」(註㉔)。史迪爾輕描淡寫一句話令有看了不禁觸目驚心，毛骨悚然。

Steady-state的構想在西方開發國家中流行自有其環境的背景，這關係到資訊「有」、「無」、「富」、「貧」(Information rich, information poor)的問題。英美等國圖書館業已有深厚基礎，憑藉館際合作，小館可以利用大館資源，因此可以將steady-state的理論，的理論付諸實踐。未開發國家的圖書館事業則沒有試辦Steady-state的能力。

我國情形特殊，現在已經成為開發與家，但圖書館事業還在積極進步之中。我們目前雖

然沒有接受Steady-state的必要，但是將來卻不無試行的可能。因此，我們圖書館界要注意西方國家運作的結果，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作為我們館藏發展的參考。(本文作者現任職世界新聞傳播學院研究教授)

【附 註】

- ①Michael K. Buckland. *Library Services in Theory and Context*.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83.
- ②Ibid. pp.9-11
- ③Ibid p.11
- ④Peter Durey: "Steady state and Library Management" in *steady-state. Zero-growth and the academic Library ed. by Colin Steele*. London: Clive Bingley 1978 p. 68
- ⑤Buckland op. cit. p.30
- ⑥Durey op.cit. p.68
- ⑦The art of the Librarian: a collection of original papers from the Library of Newcastle upon Tyne. Oriel press 1973. p.1-13
- ⑧Vigil F. Massman, "Change that will effect College Library Collection Development" in *Academic Libraries by the year 2000*. New York: R.R.Bowker 1977 p. 140
- ⑨William H. Webb. "Collection Development for the University and large Research Library: More and More versus Less and

less." in Academic Libraries by the year 2000.

New York. R.R. Bowker 1977 p.139

10 吉士林指納粹德國佔領挪威時與敵軍合作的娜

妍 Quisling
Keith Barr and Maurice Line(eds). Essays on
information and Libraries: Festschrift for
Donald Urquhart London: Bingley (

11 Durey op. cit. p.64

12 沈寶環 圖書館學與圖書館事業 台北學生書局

13 民國77年 pp:146-65

14 John Dean. "Growth Control in the Research
Library"

in Steady-state Zero-growth and Academic
Library ed.

15 John Naisbiff著，黃明堅譯 大趨勢 台灣經濟
日報社 民國72年 London Clive Bingley.1978
p.84

16 Webb · op · cit · pp139-151

17 Elizabeth A. Watson. The concept of the
Steady-state Library Whose Definition, in
Steady-state, Zero-growth and the academic
Library, ed. by Colin Steele. London: Give
Bingley, 1978 pp.26-27

18 Webb. op. cit. p.140

19 Wood, D. N. Local acquisition and discarding
policies in the light of National Library
Resources and services Aslib proceedings 29(1)
1977 pp.24-34

20 Bucland. op. cit. p.106

21 Ibid. PP. 100-101

22 Nora Rawlinson. "Give them what they want" Library Journal 1981
106: 2188-90

23 Jean Barry Molz. "In the Community we trust" in public Libraries
and the challenges of the next two decades, ed. by Alphonse F. Trezza.
Littleton, Go, Libraries unlimited 1985

24 Verna L. Pungitore Public Librarianship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9 pp. 92-93

25 F. A. Sharr, The Public Library: Dodo or phoenix in Public Library
purpose ed. by Barry Totterdell. London: Clive Bingley 1978. p.138

26 The art of the Librarian op. cit. p.36

27 Keith Barr and Maurice Line. op. cit. p.37

28 Pungitore op. cit. pp. 170-171

29 A.L.A Glossary ed. by Hearstill young. Chicago: A.L. A. 1983 p.217

30 Dean op. cit. p.98

36 Dean op. at. p.103

31 Watson op. cit. p.23

37 Durey op. cit. p.156

32 Massman op. cit. p.156

38 ibid. p.99

33 Watson op. cit. pp.16-17

39 ibid. p.97

34 Dean op. cit. p.98

35 吳明德 館藏發展 台北 漢美圖書公司 1991 pp.89-122,197-226

@ibid, p.91 @Richard W. Trueswell. A quantitative measure of user circulation requirement and its possible effect on stack thinning and Multiple copy determination in American Documentation. 16 Jan. 1965 pp.20-25 @A. K. Jain Sampling and data collection methods for a booli-use study. Library

quarteriy 39(3) July 1969 p.245 @Bernard Naylor. Steady-state and library cooperation in Steady-state, Zero-growth and the Academic Library ed. by Colin Steele, London: Clive Bingley 1978 p.121 @Colin Steele, ed@ Steady-state, Zero- growth and the academic Library. London: Clive Bingley 1976 p.10